



北宋宫廷画《瑞鹤图》。

北宋宫廷画《瑞鹤图》  
仙禽告瑞忽来仪

在北宋，宫廷画院画家就曾以丹顶鹤为主角，画了一幅《瑞鹤图》。这是一幅描绘仙禽告瑞的图景。宋徽宗赵佶在题跋里记：“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，忽有祥云拂郁，低映端门，众皆仰而视之。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，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，颇甚闲适。余皆翱翔，如应奏节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，叹异久之，经时不散，迤俚归飞西北隅散。感兹祥瑞，故作诗以记其实。”

据《宋史》记载：“政和二年延福宫宴辅臣，有群鹤自西北来，盘旋于睿谟殿上，及奏大晟乐而翔鹤屡至，诏制瑞鹤旗。”根据《宋史》的描述，《瑞鹤图》所记录的景象实则是，北宋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正月十五元宵节，赵佶在延福宫宴请群臣。在宴会之中，演奏礼乐《大晟乐》。音乐声起，伫立于房顶的仙鹤应声而起，飞舞盘旋于蓬勃紫云间。可以猜想，宴会上群臣无不感叹天降祥瑞，昭示太平盛世。

宋徽宗赵佶迷信道教，在宫廷里修筑道坛，供养道士。而训鹤术，正是道家的独门本领。此番应时应景的鹤舞，应是宫廷里的道士以招鹤之术，人为制造的一场浪漫的演出。根据鸟类学家陈水华在《形理两全》一书中的研究结论，上元节时，根据丹顶鹤的候鸟飞行路线，它们并不会在汴京停驻栖息。由此可见这群鹤应是宫廷里所饲养的珍禽，所以宋史里只写其自“西北而来”，很明显有玩文字游戏的意味。

宋徽宗最为宠信的道士，名林灵素者。他诳说，赵佶是神霄玉清王转世，是天帝的长子。宋徽宗对此深信不疑，并在全国兴建神霄玉清万寿宫，荒诞地推崇以道教治国，致使朝纲混乱，无视内忧外患的国家处境，耽于享乐，沉溺于道士们所虚构的“清平盛世”之中。直至金兵南侵，靖康之难发生，北宋灭亡，这一场荒诞不经的道教治国往事才落下帷幕。至今在海口五公祠还保留有宋徽宗流美飘逸的御书碑：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。这一方碑与这一幅仙气氤氲的《瑞鹤图》一样，所记载的是宋徽宗迷信道教，荒唐误国的历史。历史如烟，已随风去，只留下精美的瑞鹤图，供后人叹息。

# 古画中的候鸟

■ 韩惠娇

在北方，此时已是深秋，树上的叶儿黄了落了，天又高又蓝，寒风渐起，吹起了入冬的号角。一行行大雁往南飞，它们千里飞行，像是定时巡回演出的舞者，时而排成“人”字，时而排成“一”字，牵引了无限的秋意与诗情。温暖的海南岛，也吸引了不少“猫冬”的候鸟，海边、河边的湿地都成了鸟的天堂，大雁、白鹭……在这能躲避人间喧嚣的角落里安了巢，繁衍下一代。

在古画里，这样充满人间时序的秋景也是常见的，而画面的主角常常就是这些飞行千里，牵引无限诗情的候鸟。

南宋梁楷《秋柳双雁图》  
逸笔画双雁，秋意入肺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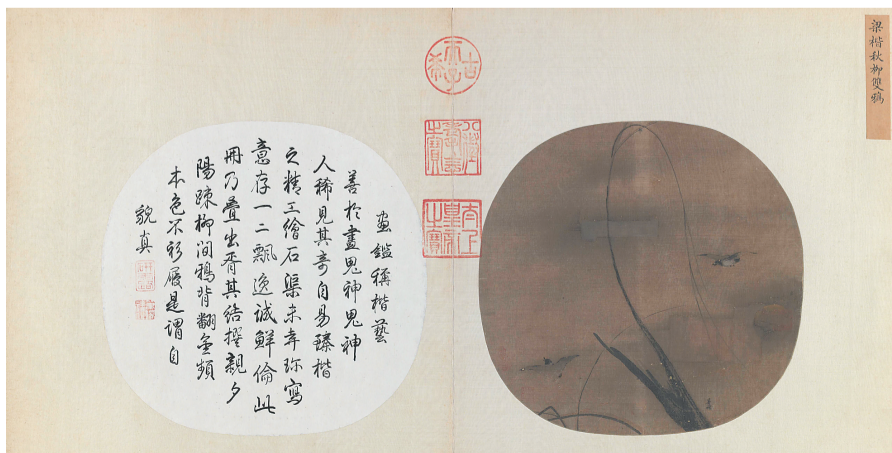
梁楷是南宋嘉泰年间画院待诏，曾经获赐金腰带，不受，挂于院内，潇洒挥袖而去。性嗜酒如狂，号称梁疯子。梁楷是天才型画家，人物、山水、道释、鬼神皆善。画作分密体、减笔两种风格。今所传世者，以简笔居多，密体仅余一二，几乎不可获睹。

《秋柳双雁图》扇面就是他所绘的简笔风格作品。墨笔于画中心，极其写意地写出两残柳枝桠，背后有大量的留白兼淡晕染，虽不见烟林风草，观者却已处破晓时分的芦汀柳岸，薄暮冥冥，雾气空濛，秋意一丝丝入了肺腑，双雁破空翱翔，一只往下滑行，一只振翅而上，这是成对大雁。虽是悲秋，画面却是温情的。大雁是候鸟，结伴而行。古画里时常也有落单的

孤雁，孤单寂寥，才被古人寄托羁旅苦闷，思念家乡的哀思。

大雁的塑造，也是墨笔写出，翅膀淡墨一写，脑袋、尾羽以浓墨一点，逸笔寥寥，大胆下笔的残柳，寥寥几根的芦草，大量的留白让万般诗情集于一水之间，留下无限遐想。

这种绘画在宋代并不是主流，甚至被时人评价过于放纵、野逸了些。北宋画家对自然的描绘十分真诚，讲究形理双全，是儒家格物体道思维的呈现。花鸟画流行的仍是“黄荃富贵”一路，崇尚以精细工笔写生为基础的花鸟画风。诸如此类的大写意水墨花鸟画，在元以后，文人画兴起，才逐渐被接纳。在明代，徐渭汪洋恣肆的大写意画对后世影响极大，至今不绝。



南宋·梁楷《秋柳双雁图》。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清代边寿民《芦雁图》  
只图只影落秋烟

边寿民是清代扬州八怪画家之一，以画芦雁著称。其自号苇间居士，是江苏淮安人，出身寒门，结庐在山阳旧城东北隅梁陂桥附近，远离闹市，临水而居，周围芦苇丛生，正是芦雁过冬安巢之处。秋天，秋水澄澈，芦花白，蓼草红，有芦雁栖息，边寿民在屋里，透过窗户就能观察到大雁。

他笔下的大雁时而盘桓于秋水碧天；时而在苇间引颈悲鸣；时而扎入水中只露出半截屁股嬉闹；时而傍晚间三三两两蜷卧于滩涂，姿态万千，均源于对真实自然的观察。这在讲究摹古、钟情于作书斋绘画自娱脱离自然造化的清代画坛中，实在是一股清流。正是源于对大雁习性、情态了如指掌，才能传移模写，道法自然，笔下自然生气灵动。

边寿民笔下的大雁，正如他一



清·边寿民《芦雁图》

样，“只图只影落秋烟”。秋水长天辽阔，隐居苇间，处一方天地，虽难免寂寥，却胜在自由，无拘无束。

这两幅图是一套册页中的两开。画面均作染地，秋水微漾，天空清幽，芦苇荡里，秋风飒飒，吹起苇秆摇曳。一开中芦花荡漾，一只大雁垂颈下探，是被秋风所惊呢？还是发现了雁群的伙伴呢？不得而知。但画家对于形的把握，十分精准，且因为对大雁的习性有过深入的观察，其所描绘的形态非常丰富。

另一开则绘双雁，一只扎入水中，只剩半边屁股露在水上，胖墩墩的，十分可爱。另一只则长颈展翅，作欲飞之状。此二者皆动势，观者立马就能想入非非，二者动态与神情，尽在眼前。一只扎入水中，发出“咕噜”的闷响；另一只，振翅欲飞，翅膀划过水面，划破长空，带起肃肃的风声。其中一开上题了诗跋：“芦荻秋风两岸间，孤飞碧海独徘徊，怜君万里辞边月，只为潇湘菰米来。”秋风、秋月、秋草、秋雁，好一片秋景！

秋之悲，在于离愁，秋之美在于生机。虽万物开始凋零，候鸟南飞，但万物有灭，就有生，正如大雁南来北往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